

你感覺到很自在：重映墜落

文 | 沈柏逸

沒有開始、沒有終點、只身處墜落過程，無限墜入失去地基的地表。在世的有形之軀，漸漸融入海洋、沙漠、火山、天空與荒野，身體不斷走出自己，眼睛開始分裂、耳朵逐漸失聰、肌膚撫摸著行星，皮膜既輕柔又爆裂地擴張，感受著粗糙、細緻、洶湧、和緩地物質能量。你不斷在墜落過程丟失自己，卻又奮力拾回不斷消逝的自己片段。

墜落前的夜晚，映入眼簾一具緩緩燃燒的三角形火焰，背景與中間是一片的虛無黑暗，但卻湧現海浪不綿的聲景，隨著時間流逝，三角柱燃燒成灰燼，岸邊的海洋影像則從黑暗背景逐漸浮現¹，你感受到行星波動的無限韻律，拍擊著自己受到大數據之海制約的耳朵。於此同時，你感到自己生命的必朽性，如同火柱閃現般短暫，終將煙消雲散，化為塵埃。各種龐大的身心焦慮，無論是自律、工作、學習、賺錢、死線、疫情、人設、世界大戰、累積自己、感情經營與人情事故，在這片無窮無盡的海洋面前，不過是滄海一粟，你感覺到很自在，想成為小水珠，跟這片汪洋融為一體。然而，人造的船笛長鳴硬生生劃開海洋的律動，古怪的感覺緩緩在心裡種下陰影。

墜落前的凌晨，海灘連結火山口的黑色沙漠²。你見到無數人們，跳下圓形火山口，讓自己瞬時跟地球共融。灼燙的火，包覆著墜落的身軀，屍骸成為灰燼，隨著濃煙渺渺飄起，經由空氣循環落下成為你腳下的黑色沙漠。你踩著眾人的屍骨灰燼，彷彿被無數屍骨抓著雙腳，踩入流沙深陷其中，無法動彈，沙漠正在一滴一點吞噬身體。

你陷入絕望處境，羨慕那些人躍下火山的瞬間痛快。在沙漠即將湧入口鼻，失去意識前，你看見一隻披著黑色 VHS 磁帶的巨獸出現在沙漠³，祂從嘴裡噴射災難性地核能光束，無限的強光與能量，摧毀了你的記憶、過去、傳統與歷史。如果說班雅明的「歷史天使」，被進步的風吹著倒退走，想挽留面對的歷

¹ 三角火柱與海浪意象，呼應王湘靈的〈invisibility〉(2020)。

² 火山與黑色沙漠，回應丁昶文引用的〈被感染的夢〉(2023)系列。丁昶文對話日本三原火山的黑色沙漠。在日本，曾經有許多人跳下三原火山自殺。

³ 〈被感染的夢〉(2023)中 VHS 磁帶的大型鷹架裝置，配合聲響與舞台燈，如同巨獸在展場的壓抑氛圍。該巨獸的原型有如在媒體中曾經藏身於三原火山的哥吉拉。

史廢墟⁴；那巨獸的進步之光，則是災難性地溶解一切。在放棄生命之際，你發現你不只想保存自己，更想保存那些被摧殘殆盡的歷史——人們忽視的角落與被壓迫的事物。

你知道這具有血有肉的身體終將逝去、死亡與湮滅，就像跟黑色流沙融合的絕望。但我們總可以透過「媒介」留下「第二肉身」——檔案、文件與藝術保存的歷史。時間，如現實流沙般不斷流逝，分分秒秒吞噬著我們有限的肉身；媒介，卻可以倒轉與重新操作時間，以儀式與魔法讓幽靈以另類姿態復活。作為死去幽靈的你，將隨著媒介的演繹與播放而重新復活，躍出螢幕，感染、詛咒、附身與侵佔觀眾的身體與意識⁵。

如今數據之海的各式媒介，隨著平台傳播，有如病毒席捲人類。人類大量被數據計算、預估與控制，加速更新上傳，讓自己成為各式關係連結的訊息。這些訊息脫離了歷史，成為集體眾生的數位洋流。當中無用與擾亂系統的幽靈被隱蔽，只剩下無限增生的計算、統計與反饋的「平滑媒介」。人類的性慾、肉體與心靈，漸漸被分析、剖開與徵招成各種有用的平台數據，甚至景觀、行星與地表也逃不過數據平滑的塑形。你原本以為數據只是單純重現人體或自然地景，但其實數據正在塑造自然風光。三億年後，太陽毀滅，所有人類的有機肉身全面滅亡，平滑的數據訊息會延續我們的生命，不止地運算地景嗎⁶？

面對數據媒介的全面宰制，你想逃逸，想回到自然本真的粗糙感，以荒野、內在精神、無計劃、前反思、冥想的無限之力，以抵抗數據異化的計算，透過脫離社會的自我放逐與跟自然連結的超驗力量抵禦文明異化。然而，你發現壓根沒有「自然」可以回去，自然早已被媒介化，看似自然的沙漠早已遍佈粉塵屍骸，環境早已不是自然。吞噬你的黑色沙漠，如同貓砂的黑色碳粉，可以埋大便、也可以埋人，更可以埋葬各式各樣被淘汰的媒介廢物。你奮力想掙脫黑色沙漠的媒介化，回歸自然，但卻發現自己早已被各種死去幽靈纏繞。

口腔瀰漫乾澀柔密的觸感，流沙侵略著你身軀，開始無法區分身體的內外界線，你開始墜落於無底深淵，意識逐漸彌留，感覺到劇烈地暈眩不安同時享受著滅絕狂喜，名副其實的沉浸式體驗，終將回歸跟

⁴ 班雅明 (Walter Benjamin) (莊仲黎 譯)，《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：班雅明精選集》，台北市：商周出版，2019。頁 220。

⁵ 〈被感染的夢〉除了回應三原火山的哥吉拉，同時也有關於該火山的貞子傳說。在《七夜怪談》原著中，擁有超能力的貞子母親山村志津子也是投身於三原火山而死。而貞子同時繼承母親的超能力，透過錄影帶再次來到現世。

⁶ 哲學家里歐塔在〈如果思想可以擺脫身體〉中提到太陽爆炸後的滅亡未來，不再有人類有機身體。「太陽爆炸後剩下的事情，將不會有一個人，一個地球的、有智力的、感性的以及有感覺的夥人可以見證它，因為他將與其地球視域意識一起被燒毀。」

里歐塔 (Jean-François Lyotard) (夏小燕 譯)，《非人：漫談時間》，重慶：西南師範大學出版，2018。頁 16。

屍骸共融的環境。為什麼只有「媒介異化」跟「回歸自然」這兩條路呢？與其如此，為何不創造另類的「古怪媒介」？自然早已滲入各種媒介，龐大數量的電子廢棄物成為自然地表。死去的媒介，像是屍體，沈積在土壤。但媒介不會徹底死去，終究會被未來降臨的外星人挖出，以製造科學怪人的方式重新分解、拆卸、組裝與縫合不同來源的屍塊，框景與組裝來自美國、墨西哥、日本、台灣的屍塊景色，同時以圓形與三角形的神秘符號舉行招魂儀式，將幽靈降身於拼湊的屍體。

死去媒介可以復活重演，不過不是完整的偶像人形，而是具有一幅變形扭曲充滿瘡疤的怪異身體。或許，那隻噴射毀滅光線的 VHS 巨獸，也是這樣組裝出來的吧？我們如何不是組裝成毀滅的現代巨獸，而是組裝成跟行星同在的古怪幽靈呢？或許，我們應該組裝成留給未來外星人與遠古人接觸的古怪媒介，而不是給現世人類的平滑媒介。

幽靈滲入內在，也在大地遊蕩。祂不只在歷史檔案之內，更是在歷史之前與歷史之後，在人類誕生之前，在人類滅亡之後。人類自視甚高的現代繁榮，在幽靈看來不過是一片蒼涼荒野⁷。幽靈所到之處，只見腐朽、死亡、衰頹與破敗，宛如 T.S.艾略特詩中呈現的殘酷末日⁸，死亡白噪音就像背景，隱藏於人類喧囂的文明生活前景後頭默默作響。

人類試圖創造偉大文明，以各種人造物（建築、藝術、歷史）讓自己不朽以抵禦自然背景的無情侵蝕；但自然終將吞噬與毀滅這些對抗它的不朽人造物。我們都將成為幽靈，只留下在行星刻劃的痕跡。既然人類如此徒勞渺小，為什麼不躺平？為什麼不自主滅亡就好？為什麼要不斷消耗行星資源來建造各種媒介？儘管徒勞，但我不想追求自我平靜涅槃，而是相信必須創造「古怪媒介」以保存那些渺小卻重要的另類時間，抵抗數據化的平滑媒介與現代巨獸將人捲入的滅絕未來。

「逼逼.....波波.....滋滋.....逼——」

剎那，你聽到短路的詭譎聲響。流沙倒轉，怪獸崩解，四周充滿無形電流，聲響滋滋作動。這些電流卻不服務人類的設施與數據洋流，而是自顧自地竄動。吞噬人的黑色流沙漸漸轉變成黃橙橙沙漠，黑色荒漠屍骸倒轉回跳下火山前的各式身軀，整個沙漠變回海灘，你看著燃燒著的三角火柱，感覺到很自在。

⁷ 王湘靈的〈Missing Deadline〉（2014）的攝影系列作品中也呈現文明廢墟的荒野氛圍。

⁸ T.S. Eliot. (1964). The Waste Land 1922. Grolier Club.